

带不走的青春故事

□ 苏燕 (水利系/中文系)

不经意地走过每一天，清华的岁月已是二十年前。岁月带走了我们的青春，带不走的是我们青春的故事，青涩却难忘。

工程制图课

记得当年带着万分憧憬和凌云壮志从东部小城来到清华园，满脑子都是从小说上看来的今天听讲座明天看演讲的的大学生活。来后才发现，还得背着书包按时按点去上课。而且若是大课，还得早早爬起来去占座。

上课考试想来也还算是我的强项。可唯独工程制图课，一进课堂就犯晕。明明啥都没有，咋就要画一条虚线？我咋就看不见？平面图，剖视图，侧视图，晕啊。再看别的同学画的图，干净整洁。可图纸一经我的手，怎么立马就变黑呢？

大概制图老师意识到了我的危险处境，告知了班主任何老师。何老师这可有了工作重点，找了我们班的同学，还有高年级的同学谈话，中心思想就是如何帮助我，而且把我叫到他们家，让她先生彭老师讲解工程制图的基本原理，想各种办法帮我开窍。记得其中有一条就是建议我去买橡皮泥，做成模型，然后剖，切，画。她是真的比我还着急。

离开清华这么多年，当时的情景历历在目。去年回国带儿子去看望二位师长，彭老师举起茶杯问儿子会不会画。我很得意地说，这一点儿子随他爹，比我强多了。大概我在儿子心中的地位也大打折扣。不过，儿子你知道吗，是老师的帮助与关爱使我迈过离开父母后的第

一道坎，也温暖着我的一生。

情窦初开

那时的清华园，女生中流行台湾校园歌曲和邓丽君的歌，我就跟着听呀，唱呀，不知怎么一下子就开了窍。心理开始不安分起来，有时还甜甜的，傻傻的。老公现在有时还臭美：“人家说的（况且不论这人是谁），你看我的眼神都不一样。”

记得有首歌大概叫《我很丑，但我很温柔》。那时的我是既不漂亮，也不懂温柔。但和大部分女生一样，我们追求的是舒婷式的爱情：“要穷，穷的象茶，苦中一缕清香”，“根，紧握在地下，叶，相触在云里”。我们一样，有了爱，可以相拥走天涯。

今年圣诞去朋友家聚会，俩口子表演节目，我们又把多年前元旦班级联欢会上表演的“月朦胧 鸟朦胧”重演了一遍。老公还非常认真地，脸皮厚厚地将月黑风高夜，在天寒地冻的东操场，他拉琴我唱歌苦练的情景添油加醋地描述了一番。

121的毛毛们

毛毛们是大四的时候从各系搬到6号楼121的。刚来时不知哪位提议每人起一个听起来亲切些的名字，可争来议去定不下来。这时老师要求每人出一份小报，我们的三姑娘没经大家同意，就在她的小报上写了一篇“121的毛毛们”。具体内容已记不清了，只记得从此后男生再不叫我们姓名，变毛毛了。当时有一经典笑话，说是四毛给三毛打电话，内容如下：三毛吗？我



是四毛，买电影票的钱还差五毛。

毛毛们一叫开，我们的三毛那个高兴呀。再看她，也确实是作家三毛的再版，披一头长发，穿一条自己缝的长裙，人到哪歌到哪，才华横溢。后来六毛也从社团搬了过来，加入了毛毛俱乐部。

六毛，记得吗？那年的中秋前后，你打开一瓶红酒，拿出几块月饼，以酒瓶盖当酒杯，我们就围在那里，说呀，聊呀，是何等的豪情，何等的无忧无虑啊。

娴淑稳重的大毛，活泼开朗的三毛，美丽婉约的四毛，聪明伶俐的五毛，还有才艺双全的六毛，还记得我们熄灯后的卧谈会，周末的拱猪，五月的戒台寺之旅吗？还记得我们拿着饭盆饭勺，表演为每位同学编的三句半吗？我知道在生命的长河里，我们走着自己的路，唱着各自的歌，但“征途或许风雨异，岁月毕竟流苏同”，在你们生命中的每一天，都有我的思念和深深的祝福。☑